

水龍吟·登建康賞心亭

朱德才

詞作於宋孝宗淳熙元年（1174）秋。是年春，稼軒由滁州知府改調江東安撫司參議官，得以再返建康（南京），時稼軒三十五歲，南歸已逾十年，壯志依然難酬，胸中充滿鬱憤之氣。此詞為稼軒早期詞中最負盛名的一篇，藝術上也漸趨成熟境地；豪而不放，壯中見悲，力主沉鬱頓挫。

詞的上片以山水起勢，雄渾而不失清麗。起韻寫水用賦筆。鳥瞰千里，水天相接，一派清秋景象，突出雄渾之美。次韻寫山用比喻，寫其風流多姿，如美人頭上碧色玉簪和螺形髮髻，突出清秀之美。「獻愁供恨」，倒裝句式並移情入景，變賞心悅目為滿懷愁恨。蓋江山雖然美麗多嬌，惜乎已成南北分裂之局。觸景生情，在有志之士看來，不過倍增國愁而已。詞情由此轉換，自然引出眺望山水而愁恨填膺之人——「江南游子」。

「落日」七句寫「江南游子」。特色有二。一以景烘托：夕陽殘照樓頭，孤鴻哀鳴天際，生發出一種蒼涼悲壯的情調和氛圍。二出以強烈而極富暗示性的動作：把看吳鉤者，復國壯志凌雲；欄杆拍遍者，國事難為，寥無知音。通段不言憂憤，而憂憤之情深深自見。在闊大蒼茫的背景上，呈現於讀者眼簾的是一個憂憤孤寂的愛國者的形象。就筆法而論，「落日」七句，文不加點，急促迫切，而又一氣呵成，有發聵振聵、震撼人心之力。就章法而言，前段「獻愁供恨」句轉折「無人」兩句煞尾，既切「登臨」題面，感嘆世無知音，又不明言「登臨」之意，為下片抒懷留出餘地。此即所謂上片煞拍「住而不住，收而未盡」，深得作詞三昧。

下片抒懷，詠嘆壯志空懷之悲，落實「無人會，登臨意」句意。但通篇不使一直筆，而運用三個故實曲折道來，最是辛詞當行本色處。「休說鱸魚堪膾，盡西風，季鷹歸未？」用張翰棄官南歸事。《世說新語·識鑒》謂西晉張翰（字季鷹）在洛陽為官，見秋風起，因思吳中菰菜羹、鱸魚膾，遂棄官南歸。「求田問舍，怕應羞見，劉郎才氣。」「求田問舍」；買田置房。「劉郎」，指劉備，事見《三國志·魏書·陳登傳》：許汜見陳登，陳登久不與

語，使許臥下床，而自臥大床。許汜訴於劉備。劉備曰：「君有國士之名，今天下大亂，帝王失所，望君憂國忘家，有救世之意；而君求田問舍，言無可采，是元龍（陳登的字）所諱也，何緣當與君語！如小人，欲臥百尺樓上，臥君於地，何但上下床之間耶！」「可惜流年，憂愁風雨，樹猶如此！」嘆事業未就，年華虛度。結句見《世說新語 言語》：晉朝桓溫北伐，途徑金城，見當年手植柳樹已有十圍之粗，慨然曰：「木猶如此，人何以堪？」

人論辛詞，素有「掉書袋」之譏。實則不然。中國古典詩詞向有用事傳統，關鍵不在用事與否與用事多少，而在所用是否得當。稼軒此詞之用事，顯然屬成功之列。它不只增加了句意的容量，使內蘊更為豐厚，而且用來貼切而不流於生僻。特別是連用三事而手法錯綜多變，讀來更覺文情搖曳，姿態靈動。「休說」三句系反用故實，「怕應」三句正面取意，而「可惜」三句則作半面語縮住，寄「人何以堪」於言外，最富韻味。要之，非如此用筆，不足以體現一波數折、一唱三嘆那種迴腸蕩氣之美，此即上文所稱「豪而不放」。不學張翰秋風思歸，鄙棄許汜求田問舍，是反襯自身復國壯志。「可惜流年」筆鋒陡轉，年華虛度，壯志難酬，此即上文所謂壯中見悲，或謂由壯而悲。

或曰僅此一意，何需如許筆墨？此正是慢詞有別於小令處。令詞主含蓄精練，慢詞則尤重鋪敘，即以「賦法」為詞。至若如何鋪敘，則因人而異，因篇而殊，各具特色。此篇賦登臨之意，十二句而疊用三故實，卻又並非平鋪直敘或一瀉無餘，而是極盡翻騰變化、沉鬱頓挫之能事，語盡意不盡，意在言外，耐人尋味。故《海綃說詞》謂此詞「縱橫豪宕，而筆筆能留」。《譚評詞辨》也說：「裂竹之聲，何嘗不潛氣內轉。」

詞的終拍，怨無人喚取「紅巾翠袖，搵英雄淚」，也別具深婉之旨。以美人烘托英雄，乃傳統美學情趣，但用來卻有正側、虛實之別。蘇東坡赤壁懷古詞：「遙想公瑾當年，小喬初嫁了，雄姿英發。羽扇綸巾，談笑間、強虜灰飛煙滅。」係側面實寫。蓋小喬為周瑜之妻，實有其人，赤壁破曹時尚在，詞以美人襯托周郎談笑破敵的英雄氣概和風采。辛詞不同，屬正面虛寫。蓋細究其意，實無人可托，也並無美人來為己搵淚。對此，既不能視為欠嚴肅，又不能解得太實太死，如有人以為「英雄之淚本應灑向沙場，而今只能讓妓女來擦」。我以為，此處應理解為無人撫

慰志士之心，唯有獨自哀傷。要之，乃世無知音之嘆。如是，則既與上片一結「無人會，登臨意」，詞脈貫通，詞意拍合，從而通篇融成一氣，又使詞作融入一種剛柔相濟之美，生發出一種「當行本色」的審美情趣。

（引自《中國文學名篇鑒賞辭典》，山東大學出版社，1996年2月版）